

游日記

止庵

文／图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游日记

止庵

文／图

 商務印書館
創于 1897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8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游日记/止庵著.—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ISBN 978 - 7 - 100 - 15891 - 6

I . ①游… II . ①止… III . ①游记—作品集—
中国—当代 IV . ①I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40242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游 日 记

止庵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市十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15891 - 6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开本 880×1240 1/32

2018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2 1/4 插页 64

定价:98.00 元

给 Fiona

目 录

序……1

二〇〇九年十月十八日至十月二十四日……7

二〇一一年一月二十五日至二月八日……15

二〇一一年六月六日至六月二十日……29

二〇一一年九月三十日至十月九日……46

二〇一二年一月十六日至一月三十日……56

二〇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至四月十五日……67

二〇一二年六月十四日至六月二十五日……92

二〇一二年九月七日至九月二十六日……101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十六日至十一月二十七日……119

二〇一三年二月十一日至二月二十五日……134

二〇一三年五月十七日至五月三十一日……149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十一日至十一月二十五日……164

二〇一四年一月二十四日至二月十二日……176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八日至五月十二日……197

二〇一四年七月十一日至七月二十五日……204

二〇一四年九月十七日至十月十五日……218

二〇一五年一月十六日至一月二十五日……225

二〇一五年二月八日至二月二十二日……237

二〇一五年五月七日至五月二十八日……254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至二〇一六年一月一日……273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二日至二月二十五日……280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六日至六月七日……294

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三日至十月十一日……307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日至二月十五日……326

二〇一七年四月一日至四月十一日……345

二〇一七年八月三十一日至九月十二日……359

后记……379

序

这几年经常出外旅行，加上行前种种筹划、准备的工夫，大概总有一半时间花在上面，与我既往的生活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中原由，大概还可以用得上《庄子·外物》所言“吾失我常与”，但这里我不想多说了。我以为世间有些事只能自家消受，一再讲与外人听非但无效，而且无益，所以有出版界的朋友约我写《惜别之后》，我很感谢他的厚意，却迟迟不能交稿。现在勉强说这些日记也许就是他想要的那本书，虽然相关成分涉及不多，但并不说明我没有在想，甚至已经忘记，只是我对自己也无意多说了。有些什么沉潜在心底，仿佛是对继续我的人生的一种隐约却有力的支持，这就够了。

至于出外旅行为何偏重日本，我尝说那里的好处在于便捷，

安全，舒适，而便捷居于第一位。我素不喜欢参加旅行团，又不愿给当地的亲友添麻烦，只有在日本，随便哪儿都可以自己乘公共交通工具前往，这包括新干线、JR、私铁、巴士和渡轮，一概都很准时，转乘毫无麻烦；我去过的欧洲国家就没这么容易，美国则更其困难。当然这话对于到了某大城市待下不走的朋友就说不上了，可我是乐意到处逛逛的，最好还是其他游客步履罕至之处。而那里若论安全与舒适，并不亚于大城市，或者说别有一种舒适，为大城市所欠缺。

在这方面给我启蒙的是李长声先生。二〇一〇年十一月末我在深圳见到他，谈起想去日本散散心，他告诉我东京之外，尚有不少好去处，往返又非常方便，记得当时列举了成田、佐原、镰仓、川越、日光、鬼怒川温泉和草津温泉。两月后成行，我们一一去了，诚如其言。以后我说，若问日本旅游的攻略，概言之，去偏僻之地，住（带温泉的）日式旅馆。又说，通新干线的地方往往不如只通JR的，通JR的地方往往不如只通私铁的，通私铁的地方往往不如只通巴士的。这都是经过他点拨之后的一点心得。我在日本旅行的经过都记在日记里，如今重新翻看一遍，自忖毛病是过于自我，若有好处或许也在于此；关于自己多说无益，遂有

流水账之嫌，但也就避免了没话找话，反正亦无从增删改窜，只能这样交卷了事。唯有一点需要补充，即如刘岳兄所讲的大概意思：来到日本，要么做个彻底的观光客，要么就在语言上、文化上与日本人一模一样，这样都会受到很好的对待；假如介乎其间，既逾越前者的界限，而又达不到后者，那就很容易招人讨厌，落入尴尬境地。身为一个“彻底的观光客”，我觉得他说的甚得要领，虽然这话专就在相貌上与日本人几乎没有差异的中国人或韩国人而言。

关于旅行，这里不妨总括地讲几句。在我看来，一个人去旅行，是因为他觉得只待在家里不够，需要见识更大的世界。在这方面，我所希望的是“有期而遇”，并非盲目地转悠。譬如某位作家或导演曾在某个地方待过，或者他的小说描写过这里，他的电影拍摄过这里，我又特别喜欢这位作家或导演，事先知道这一点，到了那地方我的感受就不一样。我去曾在川端康成《雪国》中读到的越后汤泽，曾在小津安二郎《晚春》、《麦秋》中见到的北镰仓站，曾在《东京物语》中见到的尾道，都是如此。当我参观了位于金木的太宰治故居“斜阳馆”，感受更为深切，我曾写道，作为太宰治的忠实读者，我确实不虚此行：如果不来这里

看看，恐怕无法真切体会其家境的显赫，对于他成为家庭和社会的叛逆者——特别是叛逆到那么不可收拾的程度，也就难以深刻理解。类似情况当然不限于日本。好比我去布拉格，看到布拉格城堡果然“高高在上”，正如卡夫卡在《城堡》中所描写的那样，当下可谓“会然于心”，明白关于其写作受此启发的说法并非虚妄。虽然布拉格与卡夫卡的关系，并非只有这一点。当然，假如从未读过卡夫卡的作品，甚至根本不知道世间曾经有过这个人，这座城市同样会向你呈现它的美；但我想其间毕竟有感受深浅多寡的区别。以上说法，自然难免“一厢情愿”或“刻舟求剑”之讥，我却并不打算轻易放弃。

我一向认为，一个人只读万卷书是不够的，还需要行万里路；反过来说，只行万里路也是不够的，还需要读万卷书。加缪在《西西弗的神话》中说：“重要的并不是活得最好，而是活得最多。”这句话我曾一再引用，可谓一己的人生指南；而读书与旅行，应该算得上使人“活得最多”的两种途径了。——这里须得强调一下，加缪所说有个“如果我承认我的自由只有对被限制的命运而言才有意义的话”的前提，我希望自己没有过分断章取义地理解他的意思。无论如何，通过读书与旅行，我们可以更多地接触自

己生活之外的世界。

不过话又说回来，像我们这种“彻底的观光客”的旅行，若以文化交流或文化碰撞求之，乃是其中最肤浅的一种方式。所以我尝说，虽然去过日本多次，我对日本并不了解，只是在那你的一些地方看看走走而已。英国人艾伦·布思（Alan Booth）曾以一百二十八天时间，步行三千三百公里，从北海道最北端的宗谷岬一直走到九州最南端的佐多岬，对于日本之了解，自非我辈所能比拟。然而其所著《千里走日本》一书，仍以下面一段与一位日本人的对话煞尾，在我看来乃是关于日本最恰切的议论，值得抄录在此：

“老爹问我住在哪儿。我回说东京。

“‘东京不能代表日本，’他说，‘住在东京，无法了解日本。’

“‘没错，’我同意，‘所以，我想花点时间，好好看看其他地方。’

“‘光看还是无法了解日本。’老爹说。

“‘不，不光是看，不是像观光客从巴士窗口看那样。我要走过全日本。’

“‘就算你走过全日本，还是无法了解日本。’老爹又说。

“‘不光是走过全日本，还要和各式各样的人交谈。’
“‘就算你和各种人谈过话，还是无法了解日本。’老爹坚持。
“‘那请问你，我该怎么做才能了解日本？’我问他。
“这问题似乎出乎他的意料，他有点受伤，有点生气的样子。
“‘你无法了解日本。’他说。”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九日

京都 奈良 東京 洞爺湖 札幌 小樽

二〇〇九年

十月十八日 | 周日

上午去首都机场。临上飞机前给母亲打了电话。所乘 CA920 航班九点二十分起飞，下午二点零五分（以下东京时间）抵関西空港，前次来日本，即在此地入境，距今已十三年了。当时日记尚存，甚为简略，且抄录于此。一九九六年九月二十九日，下午与 Morin 等飞赴日本，晚抵関西空港，继乘电车到京都，宿 ANA Hotel。九月三十日，下午去龍安寺、金閣寺。十月一日，在展览会一整天。十月二日，下午去清水寺，晚去八坂神社。十月三日，在展览会。十月四日，去二条城、三十三間堂。晚与 Morin 乘电车抵奈良，宿静觀莊。十月五日，去御靈神社、元興寺、興福寺、東大寺、春日大社、唐昭提寺，晚回京都，因未提前订房，无处可住，只得求助于一警察局，承代为联系上一家旅馆，并用警车送去，惜未记旅馆名字。十月六日，早晨 Morin 回中国。我去嵐山，到天龍寺，常寂光寺，大河内山莊。宿宿や平

岩。十月七日，去大徳寺、京都御所、銀閣寺、哲学の道。十月八日，早晨去奈良，到正倉院、新藥師寺。晚去豆比古神社，观翁舞。宿古市旅館。十月九日，上午去十輪寺、依水園、吉城園。下午乘电车往関西空港，回国。晚九时抵家。此番来是通过旅行社办的手续，但停留地点和行程都是自己设计的，时间有限，一路疾行，穿越大半个日本，希望将来有机会再来。旅行社二人来接，虽然我们买了七天的JR PASS，但还是乘他们的汽车去京都，在清水寺附近下车。清水寺前回来过，记忆还很清晰。来这里的游客还是很多，大概算得“京都第一去处”罢。为母亲求了一个保佑健康的符。没过多久，已是黄昏，日本天黑得早，对于游客来说，可用时间较去别处有限，是以来日本早睡无妨，晚起不宜。一直走到祇園，在松葉吃乌冬天妇罗面。沿高瀬川走回酒店。吃煮物，喝清酒。宿新・都ホテル（京都），就在京都駅的对面。

十月十九日 | 周一

上午九点十六分乘JR赴奈良，近十时抵。去興福寺，参观“国宝阿修羅展”。去東大寺、二月堂，在此喝茶；又去春日大社。这些地方，前次都来过，与记忆竟是毫无差异。又去吉城園，这里是第一次来，出示护照可以免费，上次去的是依水園，景观好过此园很多。又去老城区逛街。晚六点五十六分乘电车回京都。